

我要变强，我要保护我爱的人们！

[美] 凯瑟琳·凡·克里夫 著  
钱亚萍 译

# 魔法少女波利



感动全美国  
关于爱和勇气的  
幻想之书  
北加利福尼亚  
最佳童书奖

you & m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魔法少女波利



[美] 凯瑟琳·凡·克里夫 著

钱业萍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少女波利 / (美) 克里夫著; 钱亚萍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43-2494-5

I. ①魔… II. ①克… ②钱…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96593号

版权所有 © 2010 by Kathleen Van Cleve

版权许可人: Laura Dail Literary Agency Inc.

经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安排

## 魔法少女波利

---

作 者 【美】凯瑟琳·凡·克里夫

译 者 钱亚萍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http://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mailto: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645 × 925 1/16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494-5

定 价 24.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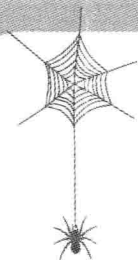


drizzle.



目 录

第一部分	001
8月18日 迷雾又来了	003
8月19日 巧克力大黄丰收了	022
8月22日 角楼	027
8月24日 自然通灵人	042
8月25日 小蜻蜓星巴克	047
8月27日 噩梦般的头条新闻	059
8月31日 告诉我，哈利……	068
9月1日 相信植物	075
第二部分	079
9月2日 科学调查	081
9月6日 水循环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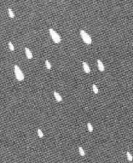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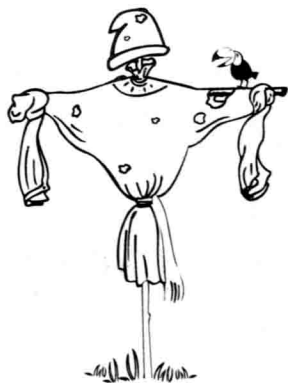
9月8日	真的	109
9月10日	鼻涕虫沙	117
9月12日	钱	122
9月13日	吉拉德	125
9月14日	自然通灵人	129
9月17日	新鲜的空气	136
9月19日	班级旅行	142
9月20日	奶奶	154
9月22日	变异	180
9月23日	求助	184
9月26日	送给勒斯特的一个吻	190
9月27日	我的云，飘走了	195
9月28日	雨	214

后记	223
----	-----

天空下起了毛毛雨

快乐的万圣节派对





第一  
部分

雾又来了。

**迷**刚走出城堡，我就看到了它——一小团绿色薄雾，逡巡在那哭泣的樱花树所掩映的湖面上，蜻蜓在其间穿梭，仿佛要用一种看不见，却又闪闪发光的丝线将薄雾织在一起。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大约四年前，我也看到了同样的薄雾飘荡在这湖面之上。那时，奶奶刚刚离世，农场乱作一团……



8月18日 星期一

## 迷雾又来了

迷雾又来了。

刚走出城堡，我就看到了它——一小团绿色薄雾，逡巡在那哭泣的樱花树所掩映的湖面上，蜻蜓在其间穿梭，仿佛要用一种看不见，却又闪闪发光的丝线将薄雾织在一起。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如果你想知道原因，现在我就讲给你听。

大约四年前，我也看到了同样的薄雾飘荡在这湖面之上。那时，奶奶刚刚离世，农场乱作一团。

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至少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异样。除了那一小团薄雾，湖面光滑如镜，湛蓝如空。我放眼望去，目光快速地扫过农场，看向白房子、城堡，看向大黄树园和有巧克力大黄生长的地方。一切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静、正常。

我靠近迷雾，更仔细地观察它。从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望去，湖面一角被一株真正哭泣的樱花树掩映着，而那团薄薄的雾，就嵌在那株樱花树下。我敢肯定，它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那种普通的雾。那是小小的一团雾，小到只要我足够小心，就可以将它抱在怀里。奶奶曾经教过我，蜻蜓在湖水中出生，并且在水中完成它们的若虫阶段。因此，即使它们长大之后，满世界飞舞，最终还是回到这座湖里，因为这里是它们的家。奶奶讲过，蜻蜓几乎是由水构成的。“波利，记住，大自然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蜻蜓在水中度过它们的童年，所以，它们对这座湖







了如指掌。”奶奶对我说，“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向它们请教。它们喜欢孩子。”然后，她不由叹了口气，“基本上，它们认为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是白痴。”

奶奶是第一个把农场的一切神奇魔法展示给我的人——那株真正哭泣的樱花树，学知园中丛生的红宝石花，还有这座人总也沉不下去的湖——所以我深深相信，奶奶说的那些关于蜻蜓的话。而且，那时我只有七岁，还处于一个对别人，尤其是对大人的话深信不疑的年纪。

之后不久，奶奶就去世了，我也一直没来得及告诉她，其实蜻蜓不喜欢我，而我也不喜欢它们。毕竟，蜻蜓是一种虫子。虽然我生活在虫子满天飞的农场，但就是不喜欢虫子，这几乎成了我的一条原则，所以我也无法爱上蜻蜓，因为它们是虫子。

我已经十一岁了。我知道当时应该预想到总有一天奶奶会离开我们的——她已经年迈，又患有癌症，而且，正如夏洛在《夏洛的网》中说的，每个人都会死去。但当时我不明白。每逢周一，奶奶总是和我在学知园中玩捉迷藏的游戏，还给我讲很多很多关于大黄的知识，所以，我想，她的病和我得过的病没什么两样——只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喝些橙汁，就一定会好起来的。

然而，九月二十日，周一，一个下着雨的午后，我看到她平躺在 PEACE 迷宫中的两个字母 P 和 E 之间。她脚上那双可笑的拖鞋的鞋尖直直地指向灰暗的天空，雨水滑过她的面颊。我环顾四周，看到周围所有的大黄都已将宽大的绿叶举过头顶，朝向了奶奶的身体。湖水也开始咆哮，仿佛暴风雨来临一般的汹涌。事实上，没有狂风，也没有暴雨，一切都安静，只有毛毛雨稀稀疏疏地下着。我转过身来，面向奶奶，心中默默地祈祷：

醒来吧，请醒过来。

随后，我看到奶奶身体周围的地面上，冒出了许许多多亮晶晶的小钻石。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奶奶对农场的爱有多么的深沉。她爱着农场，融入农场，仿佛农场就是她的肺，她的大脑，她的心。我知道，农



场生出这些小小的钻石，是在表达对奶奶的敬意。我知道，我应该为环绕在奶奶身边的魔法心生敬畏。但是，奶奶去世了，这个事实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绪。

我的奶奶去世了。

我等着她睁开双眼，对我说“不要踩到鼻涕虫”或者“大黄几乎像卷心菜一样漂亮”之类的话。但是她始终双目紧闭。我深切地预感到一切都将有所改变。我盼望着发生点很大的、很可怕的事情——我希望发生一个大地震，倾覆所有的建筑、城堡、卡车和飞伞，颠覆这一切的一切。我想跳进咆哮的湖水，沉入湖底。



但大地静寂无声。植物们都弯下了腰，拍打着叶片，向奶奶道别。苍蝇、大黄蜂、蜘蛛和蜻蜓们不畏雨水，在她身边舞动着翅膀。我待在那里，握着她的手，钻石仍在闪烁。奶奶的手上戴着她的祖母绿戒指，而我也戴着我的戒指。我和奶奶很像，我们都喜爱农场，我们都喜欢户外，我们右手的食指都是弯的，我们都深深地迷恋着农场上巧克力味道的大黄。

我全身心地爱着我的奶奶。

她去世后的一个星期，我做了各种怪异、疯狂的事情：我猛晃了一株大黄，它又回敬了我一击；我将学知园中的一些红宝石花连根拔了出来；我狠劲地把煤渣砖甩向城堡的墙壁上。妈妈努力地帮助我克服悲伤——我们坐在哭泣的樱花树旁，她用她强有力的臂膀把我拥入怀里。我猜想，她肯定认为抱住我，不让我紧张的神经崩溃，我就可以从失去奶奶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然而，我转身逃离了她的怀抱，逃离了樱花树的眼泪，跳入了湖中，盼望着湖水能够把我淹没，能够杀死我。但是我是知道的，这一片湖水从未终结过任何生命。

最后，我不得不从水下探出头来，回到岸上，并没有注意到我的那枚祖母绿戒指——奶奶送给我的礼物——不知不觉间从我的手指滑落，



甚至在之后的数小时内，我也一直没有注意到。妈妈正在岸边等我，手里拿着一块大浴巾，一脸忧愁。我想让她感觉好些，但我做不到。当时我的内心翻江倒海。

那天晚上，我去了我的小角楼，向窗外远眺。奶奶离开我们已经六天了，湖面仍然波涛汹涌，植物仍然降着半旗。当时我想，没有了奶奶，所有的一切，植物、树木、我的家、还有我，这一切或许都会死去吧。

但是第二天，我醒来发现，在整个湖面之上弥漫着一层绿色的薄雾，像是有数以万计的蜻蜓正在织着一匹隐形的布。碧翠丝，我们家的大厨——基本上可称为我们的第二位妈妈——给我端来了早餐，并对我说，在她看来，这薄雾有如农场的盔甲，蜻蜓正用缕缕晶莹的丝线将薄雾缝制在一起，让它更加坚固。也就是说，蜻蜓在为我们建造一个壁垒，那样一来，我们的农场就会平安无事了。

果然。当天晚上，雷厉风行的伊迪丝姑妈敲开了我们的家门。

伊迪丝姑妈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波利，想一想伟大的作家维拉·凯瑟。她说过：‘我不会因寒冷而死，我只为活过而死去。’”她弯下腰，快速地抱了抱我，然后挺直身子，继续说：“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把大衣放在哪儿？”

第二天清晨，雾散去了。植物挺起了枝叶，湖面也恢复了平静。中午时分，云聚集到一起，天暗了下来。与我生命中的其他周一相同，一点钟准时下起雨来。

伊迪丝姑妈放弃了纽约的华丽生活，回到农场住了下来。她是那种将太阳高挂空中的同时把高山推出地面的人。她回到农场，拯救了农场——不仅如此，她还拯救了我。

所以，真的被我言中了：很多事情都将改变——现在看起来，整个世界都爱吃巧克力味道的大黄，我们的农场已经成了全国第六大旅游景点——当然，也还有事情依然是老样子。依然没有东西在湖水中死去，那株真正哭泣的樱花树也依然在呜咽，而我的姐姐帕翠莎，依然不愿放弃任何可以对我刻薄的机会，嘲笑我，讽刺我。雾散了之后，一切如故。



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只是在奶奶离世之后，一切又平静如初了。

直到今天。

8月18日 星期一 同一天

## 友谊

现在，我应该马上跑去白房子见我的家人。我只要晚到一点儿，妈妈就会抱怨。但我必须把薄雾的事情讲给我最好的朋友哈利听，他总能想出一些好点子。如果妈妈见到哈利，她一定会喜欢他的。

事实上，她的确见过他——她只是不认识他而已。他一直都在农场西边田地的第18排、第30列。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哈利，其实是一株巧克力大黄。

显然，哈利不能讲话，因为他只是一株植物，而不是人。但是，他仍然可以交流——所有的植物都能交流。这种交流不只在“神奇”农场才有，而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不相信——像有些人，呃，像我的姐姐帕翠莎——那是因为你没有认真地倾听。我不是在说它们真的会回话。就算是我自己，也觉得如果真那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但它们的确能回答你的问题，这一点是真的。

当我跑向他的时候，哈利将他底部的茎弯成了半圆形。那是他在微笑。每次一看到我，他都会这样做。在我看来，他是天底下最友善的植物。

“嗨，”我直接蹲在他的旁边，“我有个很严肃的事情要告诉你。”我盯着他的叶子，以尽可能严肃的方式跟他讲，雾又来了。

令我诧异的是，哈利听后一动不动。

“是雾，哈利。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定睛注视着哈利，但他还是没什么反应，只是卷起了一片叶子的顶端，猛然挺直了一根绿茎而已。





“它肯定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它比之前小一些，没有人死去——”我的心突然怦怦地跳了起来，“会有人死去吗？”

哈利伸出他最大的叶片，用叶子的背面轻拂我的一只胳膊。他想让我放松下来。

“可是——”

他轻轻拍打着自己身上的叶子，打断了我。

“噢，”我向后坐去，“你是说我会没事的。”

他又拍打起叶子来。对，没错，他对我说。我会安然无恙的。

“但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也许你的朋友会——”我指向他身边的其他植物。

哈利上下挥舞着他中间的那片叶子。好的。他会向他的朋友们请教的。

“谢谢。”我笑了，抬起头来。现在，天空碧蓝如洗，阳光直接倾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农场位于中西部，是全国最干旱、炎热的地区之一，但唯独我们农场每星期会有一天下雨——每个星期一的下午一点——气温从来都没有超过 37℃ 或低于 32℃。其他的时间从未下过雨。爸爸讲这和我们农场周围绵延起伏的群山有关。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每星期一都会如期而至的雨——或者有巧克力味道的大黄植物，或者我们农场上其他稀奇古怪的事情——但一个科学的解释会让爸爸感觉好一些。

哈利伸出他那片最小的叶子，用叶尖轻触我的脸颊。

我睁大了眼睛，因为哈利的意思是要我当心。

“当心？当心什么？”

他刚要回答，我们之间的交流就被打断了。

“波利！”姐姐帕翠莎的声音听起来像哨子一样尖锐，“快点儿！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哈利一动不动。他不喜欢帕翠莎，这不能怪他。帕翠莎相信，农场上一切神奇的事情只是巧合而已。每个星期的同一时间都会下雨？这仅



仅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去挖空心思、探究明白的天气规律罢了。奶奶的身体周围会长出真正的钻石？很显然，那仅仅因为钻石是可以在大地中发现的天然矿物罢了。植物会交流？荒谬。只是风吹动了它们，或太阳让它们动来动去罢了，绝对不是植物本身在动。

她无情地冒犯了哈利，自然，他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她交谈。

“当心什么？”我小声地问哈利，希望在帕翠莎来到我们近旁之前从哈利那里得到答案。

但为时已晚。

帕翠莎走到我的身边，低头看着我。在阳光下，她看上去就像个电影明星。她有着一头浓密的金色长发和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这与有着一头稀疏、乱蓬蓬的褐色头发和深棕色眼睛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来都没有人相信我们是一对姐妹。

“大黄拉里还好吗？”她问道。

“他不叫拉里，”我站起身，嘴里咕哝着。我又看了哈利一眼，希望能告诉我些什么。但是，他没有。他只是轻微地颤动了一片叶子，目送着我们离开。

“你梳过你的头发吗？”帕翠莎嘲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梳过吗？这么些年？”

“还是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急吧。”

“是个惊喜，”她说，“来了一个客人。”

我的心一下子跌到了谷底。一个神秘之客和湖上的薄雾同一天出现？我偷偷地回头望向哈利，可是他离我太远了，现在我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红色的茎和轻拂着淡褐色土壤的绿叶。

“客人是谁？”我问道。

“一个男孩——也刚好十一岁。一个人类。”她说，“你觉得你能应付得了吗？”她窃笑起来。可还没容我回答，她就已经飞奔起来，跑上了白房子的台阶。

那些讲大孩子能给弟弟妹妹树立榜样的人真应该去医院查一下他们



的大脑。一时间，我真想跑回大黄园，依偎在哈利的身边。也许帕翠莎是对的——每次我努力地想和人类交朋友，却总是免不了灾难性的结局。奶奶过去常常说，友谊就像你需要在商店购买的物品一样重要，只有互相搭建起根基和历史，人与人之间才能坦诚相见。我知道奶奶是想让我感觉舒服些，但她还是不能真正理解我的烦恼。因为奶奶只要微微一笑，人们就会立刻跑到她的身边，向她倾吐他们心中的秘密。每个人总是能很快就喜欢上她。我的哥哥弗莱迪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世界微笑，世界也对他微笑。八十六年来，农场上只有一个星期一没有下雨，那就发生在十七年前，弗莱迪出生的那一天。妈妈相信，弗莱迪既然能让太阳都绽放笑容，那肯定不会允许乌云来破坏他的心情了。

而我呢？我一定让人有不舒服，丑，或者古怪的感觉。妈妈觉得，我之所以没有朋友，那是因为农场的缘故；一些人不懂，因为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猜想我们的农场非常糟糕。她想厉声斥责他们，想告诉他们，我们独一无二的农场有多么的神奇。她愿意那样做（事实上，她也那样去做了）。

我没有斥责，相反，我总是面露笑容，但也无济于事。在学校，我想畅所欲言——那奇妙的语言会让一切都有所不同——但它们偏偏卡在我的喉咙里。即便那些刚开始对我友善的人也会很快断定我是一个怪异、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女孩。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与农场无关，而与我本人有关。我的确很怪异，让人感觉不舒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放松，也不知道怎么交朋友。

我叹着气，加快了步伐。白房子就在我的面前。结识一位人类朋友应该不错，但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个男孩和其他人不一样。

8月18日 星期一 同一天

## 伊迪丝姑妈

白房子是我们农场的总部。从外面看上去，它很像华盛顿特区的白宫，会让你产生错觉，以为即将要和总统在玫瑰园中散步。但是，房子的内部就与白宫大相径庭：一个大黄餐厅和咖啡馆，一个大黄历史档案馆，以及伊迪丝姑妈工作的办公室构成了它的全部。帕翠莎已经走到了白房子的门廊，和站在那里男友塞姆依偎在了一起。塞姆个头很高，身体很强壮，长着一头棕色卷发，戴着一副圆形的金属框眼镜。他对我一直很友好，即便在帕翠莎对我态度恶劣的时候，也对我很好。坦白说，虽然帕翠莎确实是个小美女，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上她。爸爸和妈妈正站在门廊的一边与弗莱迪交谈。他们神采飞扬，笑声不断。碧翠丝则在一根圆柱旁与一个我看不见的什么人说着话。

我的脚刚踏上最顶层的那级台阶，一只瘦瘦的手就从一根白色柱子后面伸了出来。我走上前，看到一个高个子男孩。他那淡黄色的头发略长，挡住了他的脸。第一眼望去，他看起来很严肃，还有点害羞。至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并没有产生那种见到自私、吝啬的人后的恶心的感觉。

“波利！”碧翠丝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在我、帕翠莎和弗莱迪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她就开始照顾我们了。她长得不高——比我还要矮——她有着光滑的深色皮肤，一头疯乱的头发看上去像黑色的太阳光线。她出生在百慕大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但后来来到了美国，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她说遇见我们家——尤其是遇见奶奶——让她相信她是一个幸







运儿。

“我一直在等你！这是巴斯夫德，我的教子。我不知跟他说了多少次要他来农场，现在他终于来了。你们会在圣泽维尔学校的同一个班级学习。”她看上去为巴斯夫德深感自豪，就像是巴斯夫德刚在奥运会上夺得了一枚金牌。巴斯夫德肯定也和我的感受一样：他脸色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根。

我把双手插进衣兜，又抽出一只手，把遮在脸上的头发拂到耳后。

“你好。”我说。

巴斯夫德从柱子的后面走了出来，回答道：“你好。”我们四目相对良久，彼此都没有讲话，这让我感到局促不安。

“给她一点时间，”帕翠莎在我们身后哼道，“她是植物交流者，你明白吗？”

我愤怒地扭过身子，但弗莱迪先我一步，走到她的身边，对她说：“安静点。”他又回转身，对巴斯夫德讲，“对不起。”

又安静了下来。

如果我现在不讲话，他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笨蛋。于是，我讲出了我第一时间能想到的话：“巴斯夫德，这个名字很古怪。”

哦，不。我双眼紧闭，面目扭曲。如果说一分钟前巴斯夫德的脸只是变红而已，那么我的脸此时应该已经是太阳般火红的颜色了。怪不得我一直没有朋友。

“波利！”弗莱迪说，“对不起，巴斯夫德。她没法控制她自己。”

我把眼睛闭得更紧了。没错，这肯定是基因问题。我的某位祖先一定也和我一样不善交际。我一定是遗传链条上弱小的那个部分，是唯一一个继承了这个糟糕基因的皮博迪。我真倒霉。

但巴斯夫德只是耸了耸肩，说：“这没什么。”他的声音很低，有一丝羞怯，“我的名字的确有点儿怪。”

我的目光在弗莱迪和巴斯夫德之间穿梭。我想我是在等待，等待着巴斯夫德发怒或转身离去。但他没有那样做。